

壯遊八十年（六）

陳廣沅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五四浪潮中的學生

我在唐山學堂二年級就讀時，功課上沒有閻羅追比，比較輕鬆，但五四精神澎湃，學生活動方面加多，那時北京大學出版的新青年及新潮，鼓吹科學精神與民主精神並推動新文學。北京大學及北平各大學之學生活動鼓動了全國各大中學校之學生活動，潮流之來不容忽視，唐山交大不能落後，當時我校學生會已組織成功，會長為四年級同學李中襄，副會長為三年級同學許元啓。李常去北京代表唐大出席全國學生總會。北京學生活動中有四大金剛即段錫朋、羅家倫、傅斯年及汪敬熙四位。唐校內部也組織了一個「人社」以自立立人為宗旨，並出一雜誌叫科學的唐山，其負責人除李許二位外有我及茅以昇、鄒泗、朱泰信、吳鴻照等。我曾做了幾篇文章鼓吹科學；後來又找了一本英文本科學概論，內容說明科學方法、精神、態度以及科學與哲學、科學與宗教等，我就將牠翻譯寄登上海民國日報之副刊「覺悟」欄。其主持人為葉楚傖、劭力子等，並無報酬，祇每日寄報來看。

這一年的事情多啦，我們演了一齣戲叫一元錢。又請胡適先生來演講了一次。「一元錢」是一幕短劇描寫當時貧富懸殊之社會並攻擊青年之游手好閑不事生產之惡習。我扮一個窮苦青年之母親，我記得這青年向一個百萬富翁之近親借一元錢，他不肯借並且痛切責備一頓說「你這孩子，沒出息，借錢。什麼事不好做，下窖挖個煤，到街上拉個洋車……！」這青年回來報告母親，母親又把牠責備了一頓。

胡適之先生那天晚上由北京趕來演講，題目是「科學的人生觀」。他穿件長袍，文縐縐地像個老夫子。講話聲音是安徽口音，講得慢。講詞分段分得極清楚。我做記錄，絲毫不費勁地把他全部記錄下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中國研究學問的泰斗，後來在第二次大戰時，我在華盛頓被請在大使館午餐，他變成四大強國之一的中華民國之駐美大使。當時胡太太未赴美，女主人（Miss Goss）由其公使之夫人代理。其間相隔廿幾年。

傀儡結婚洞房生病

一九二〇暑假我回仙女鎮家鄉，我母親就代我結了婚，父親沒有回家，一切籌備主持皆由一個表兄郭漱岑及一個堂姊李星五夫人包辦。我就做了一個傀儡，叫怎麼辦就怎麼辦。那天是陰曆六月，天氣異常悶熱，我得穿長袍馬褂，依舊式結婚行禮如儀，迎親、拜堂、送房、再謝天謝地、謝父母、謝賓客，弄得汗流浹背。席終人散後，我入洞房由伴娘侍候入睡。帳子裏熱氣蒸人，忽覺肚痛作嘔，頭暈眩不能自持，急叫伴娘，扶出房坐做廳乘涼。而心煩腹痛如故，鄉人名為「發痧」先以痧藥及「仁丹」灌入，並着人請剃頭師傳來刮痧。法以銅錢沾豆油沿頸項四圍上下力刮，使皮膚現紅色；又如法在胸口背脊如法力刮，約一小時方稍舒適，再入洞房之帳幕內昏昏睡去。第二天醒來，新娘子已起身梳洗。第一次見面未曾說話，祇相望默作招呼而已。古人謂「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是人生樂事。我對「洞房花燭夜」之快樂真莫名其妙。回想此時我的心境祇在如何讀書精進以救窮，救自己之窮以及國家之窮，至於男女情慾之事當未暇研究。在學校時看方生願生等到唐山市作嫖妓之事實在不解其原動力，又在北京看鄧老三及周秀琴之作風亦當作社交朋友而已，胸中亦無情慾痕迹。故母親望孫心切而我却無法兌現，直至十年後我由美國歸來在津浦鐵路天津機廠做廠長時方能在母親膝下獻第一個孫女。愚蠢哉斯人也！

吳稚暉茅以昇任教

三年級入學時，唐校添兩個教員。第一個是機械系的美國教授先生E. G. Young，他教機車工程及機車設計。第二個是本校傑出人才茅以昇（唐臣）先生，他由本校畢業後即留美深造，在康奈爾大學得科學碩士又在卡內基大學得科學博士，是本校畢業生中得科學博士之第一人。據說哲學博士Ph. D. 易，科學博士H. D. of Sc. 難。當時校內空氣熱騰，似乎同學得榮譽，我們也沾了光了。聽說他主修橋樑工程，在計算時碰到

十三個未知數，要用十三個聯立方程式解決。我們聽了就伸舌頭，（十三個聯立方程式在今日用電腦Computer計算，甚為簡單，在當日確甚繁難），又說他常用「最小二乘方的計算法」Method of Least Squares我們當時聽了直當是天書，以為高不可攀。（後來我在美國中學教數學，我就在十一年級教解析幾何時，教他們最小二乘方，使他們到大學時不像我們當日之不合合的Dumb）。學生為崇拜起見，就請他對全體學生演講。他講的題目是「如何學習」How to Study，講得頭頭是道，大家滿意點頭，確實是名不虛傳。當時羅忠忱先生、嚴家駒先生及伍鏡湖先生皆滿面春風身心愉快，因為茅先生是他們親手教出來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後來茅在中國鐵路



吳稚暉先生（後立者）年三十六歲任唐山學堂教務主任兼國文教員時與他的父親有成公及吳先生男女公子合影。

界大有供獻，他主持建築錢塘江大橋、揚子江浦口大橋、武漢大橋等；其功績不下於前輩之詹天佑先生也。他教土木科橋樑設計，余為機械科未得親聆教誨。十二年後彼為北洋大學校長，余在天津浦天津機廠服務，他約我去教熱力工程及機車設計，余方與結識。

當年校方又請到吳稚暉先生擔任教務，我輩又自動請其教國文，每週二小時。他選易經做我們的課本，他上課時放開話袋就滔滔不絕，有時講得高興離開書本，依圓切線放出，到下課時還不能收回。這位老先生滿腹經綸，惜不肯直接負責行政耳。下課後學生們每到他任處請教，他抽屜裏藏着花生甚多，他就邊吃邊談，絲毫不搭架子。還有一位新英文教員，據說是交通部的英文祕書，每週自北京來上兩堂課，成績不佳。

美國教授E.G. Young先生，我們替他起個中國名字叫楊以琦。他教書的方法，任何題目，他都從頭說起，由淺入深。講機械設計，他必將力學，材料力學的原則先詳說一遍，然後應用到當前的設計課題，清清楚楚，絲毫不費大勁，我們在他手下學得不少。我們對於機械有興趣，完全是他的循循善誘。他不斷地問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他從來不疾言厲色，更向不罵人。他的學生們沒有不佩服他而恭敬他的。機械科唐山頭一班是一九二一年，那班第一名裴慶邦，畢業後即去美國伊利諾大學，那就是楊以琦的母校。裴就去到楊的老師舒密特教授Schmidt手下為研究生，得碩士位，畢業後就在美國服務，終生未曾回中國。這位楊先生是機械科主任羅英俊先生所薦。羅先生上課就根本不像楊

先生。他所教的熱力工程 Heat Power Engineering是一門吃力的學問，大部分是熱力學 Thermodynamics。他老先生做事多年，將基本工程學問完全拋出雲外，講起來聲嘶力竭而不能自圓其說。學生如先將本日課程預讀一遍，則其本人所領會者較先生所講解者明白得多。大家對於他的課也就馬馬虎虎臨時應付，而結果各人分數甚高，並無不及格者。與羅忠忱先生相較，則相去天壤矣。學生等因為他請得一位好先生楊以琦，都對他不作已甚，倒也相安無事。

發瘋與病故的同學

三年級宿舍是西宿舍樓上。我的老同房間的朱泰信，這年未到學校，據說是病了。我寫信到他全椒家中問，他的中學同學寫覆信說，他有神經毛病，現住蘇州神經病院。我暑假去蘇州病院（瘋人病院）看他，他住在一間四面鐵窗的房間裏，自己睡着並不與人談話。我看後深代惋惜「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來聽說他到英國學衛生工程，回國後曾教過書。並且做安徽省主席王東原的祕書（王亦全椒人）。後來政府移臺，王東原為駐韓大使，朱亦隨去做祕書云。此為後話。

當年我即與翁之益同房。他專修土木，為人好潔，校工來收拾房間，用鷄毛揮揮灰，他就極力阻止說：「灰在桌上，本不害人，經你一揮，弄得空氣中盡是灰塵，反為人吸入，更不衛生，如須除灰，非用溼布抹拭不可！」我覺得他的理論甚充分，他是常熱人。有一個蘇州人叫單基乾，生得瘦弱，而面部上寬下窄，大家予一微號叫「三角板」。後來在中央大學教書，我與他同事過一年。在校同學除朱泰信因病停學外，還有一位因病而死於校中。他（姓名忘了）是浙江人，聰明而用功，每試名列前茅，這一年冬天，他病了，住校外療養室。我們去看他，他發燒熱度甚高，據校醫說，他七天沒有大便，所以弄成腸胃病。沒有幾天他死了，我們又去看他，他床頭白粉牆

上，盡是噴的血跡，我們同學非常傷心。當時大家都以爲他是被學校廁所害死了的。這廁所冬天沒有火爐而門窗甚多，真是寒風吹屁股，冷氣襲勝肌，同學視爲畏途，這位同學就因怕到廁所受凍硬忍住大便不出者至七天之久，以至引起大病而致死，大家就向學校當局建議改良廁所，後來我走了，不知道廁所改良了沒有。

打倒校長成立交大

這一年(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全國學潮方興未艾，我們的有力代表李中襄已畢業出校。繼起者爲許元啓，他沒有李的魄力大，他也不大到北京去參加會議。他在校內仍繼續主持「人社」及「科學的唐山」，並開辦唱詩班、演講班，倒也忙得很。不過這年各大學倒校長潮甚高，在北京最有名的就是「五年清華三倒校長」的羅隆基。那曉得這種潮流流到唐山，我們也鬧着要換校長。其實學校的大權在教務長羅忠忱先生手裏，校長似與學生無直接關係，我就不知道他姓名誰，更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可是學生會開會要倒，那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於是乎竟把他弄倒了。同時上海南洋二學院，亦爲交通部立，也打倒了校長。交通部這時的部長爲葉恭綽先生，他就自兼校長，並將所有交通部立的三校統稱爲交通大學。唐院專設土木；滬院專設機械、電機；平(北京)院專設管理。一九二一年暑假後，滬院之土木學生移唐山，唐院之機械學生移上海。我遂於一九二一年暑假移上海交大爲四年級，畢業時爲上海交大第一班機械畢業生。

唐山學院的生活已略如上述，但離開這裏以前，我們對於一個不尋常的人，每加以懷念。這人既非教職員亦非學生，是一個在大門內擺吃食小攤子的本地人，矮矮胖胖，面團團如富翁。面孔上時帶微笑，學生買東西時，他都笑嘻嘻地侍候着。所賣的盡是學生所喜歡的，如花生米、糖

炒栗子、梨、橘子、桃子。有一種桃，小得像拳齋那麼大，甜脆得不得了，叫桃奴，風雅得很！是南口地方運來的，一來就完，除糖菓外還賣些應時點心如月餅麵包之類，並賣牙膏牙粉牙刷手巾肥皂之類。他慈祥和藹，學生一時沒有錢，他就記帳，有錢時再還。放學了，學生帳務未清，他也不追，以後再還，他說學生們回家沒有不寄來的。最足記憶的一樁事，就是他幫助一個苦學生學成畢業。那學生在社會上做了不少工程上的事；當然他所墊的一切用費都加倍奉還了。可是他對同學們向來沒有談過這件事。學生開學回校與他見面時，他那歡迎的熱誠就像家人一樣的溫暖。這人在千百個唐院學生中刻劃了深深的印象。我們叫他老趙。

唐院在校的學生並不多，估計不過二百幾十人。每個學生考取入學後就編給一個號頭，我的號數是22。同學們相處非常和善，每天最熱鬧的時候是晚飯前後一二小時，那時候什麼活動都表現出來，最著名的有汪德侃同學的胡琴、王準臣同學的京戲。有位嚴琬同學是嚴鐵道的兒子，他常到我宿舍閒話，話題都是中國詩詞方面的，我得益不淺。他說了一首打油詞我至今還記得，他說：「門外何人叫老劉，老劉無事聽溪流；而今世事多荆棘，黃葉飛來怕打頭」。他沒有讀完就離開。他有個弟弟叫嚴璋，他畢業於土木科，自費到美國伊利諾大學讀建築，與我同學了兩三年。一九二一年暑假，我與姨兄嚴伯和又回到北京嚴家住了幾天，對嚴蔭生姨父表示幫我學費之謝意。他的兒子本與我同班，後來我考升預科二年級，比他高了一班；中間他又降了一班，所以後來他比我低兩班。這是我對於他老人說不出的憾事。好在他也是機械科，下年又可在上海同學。

標緻飄逸美觀嫵媚

上海是我姨兄嚴伯和舊遊之地。他家在上海

住過多年，而且他是上海澄衷中學畢業的，對於上海熟得很，一口上海話。所以他移居上海非常高興。我對上海就沒有那樣熱心。我年輕時雖然會同母親去過幾天，但對上海的印象除繁華外就是忙亂、混雜、打鬥、搶奪。我在北京約住十日即乘津浦車南下到浦口，渡揚子江到南京下關，轉乘京滬火車到鎮江，再到江邊乘小火輪回仙女鎮度夏，一享天倫之樂。

在仙女鎮過了一個多月，不免就找找舊同學老朋友們談談。中國及世界經過了許多大變化，如世界大戰、中國參戰、日本廿一條、袁世凱做皇帝、張勳復辟、五四運動各大學在打倒校長等等，但仙女鎮的人們還是照舊過着刻板的生活。電報局的人們沒有變動，小學堂的生活一切照舊，年青詩人夏玉樹到他的家鄉寧波去，老友汪祖福仍在徬徨中爲無業游民，俞凍子已經出外學生意，韓國華仍留日本，木行米行生意仍爲本鎮經濟之命脈，關卡仍在抽釐助餉，三開橋上仍舊爲交易興隆之所，去鎮江的輪船除原有日商外，又添了一家英商公司。一切其他人事，依舊依舊。

一九二一年秋九月初就攜行李由家鄉乘戴生昌公司小輪船到鎮江碼頭，再乘東洋車經鎮江英租界到滬寧路車站，又在小茶館休息候車，仍見那相面先生在踱來踱去。我自己想，這樣的生產收入也居然能維持這許多年，足見這社會對相面算命這一行尚有需要。東行車到連即上車學位坐下，等候牠開行，等候牠把我運送到上海。到了北站，雇東洋車去徐家匯。大學門口，有一道橋，橋頭有一個牌坊，甚爲雄偉。進門後先到門房，說是唐山學院轉來的四年級學生某某，他倒十分殷勤，當時查明名單姓名及所派宿舍；他引我出來，指着廣場對面一座大房子說：「那就是新宿舍，你的房間是二樓一號。」他說完就讓車夫將車子拉進大學，指定新宿舍叫他拉過去。廣場甚大，進門後，沿馬路向北走，右面一座高大建

築是圖書館，走不多路折向西行就沿着中院上院兩棟大建築進行，到達上院西端再向北行，看見新宿舍，那時同學來的甚少，許多房間空着。這地方與唐山學院差不多大小，建築物也差不多的數量，但風格不同。唐山房子像北方人，敦厚、結實、樸拙、嚴肅。上海房子像江南人，標緻、飄逸、美觀、嫵媚。北方風大窗子小，南方雨多有騎樓過街棚。兩大學都有草地及大樹。站在廣場南端花園內向北望，則屋宇連雲氣象萬千。次日同學陸續返校，姨兄嚴伯和亦到，遂相與註冊繳費。唐山移來同學則相聚話舊，並與上海新同學見面，互相介紹，忙亂了一日。

上課了，四年級機械系有六人，即我與粵人馮鳴珂、廖恩勳，浙人汪德侃，贛人俞自明，津人王耕畚；三年級機械系同學甚多，有鄭泗、茅以新、吳慶衍、章乃華等約卅人；二年級者有王準臣、鈕澤全、沈文泗、嚴元龍等四十人。電機系學生全係上海本校者，四年級有俞汝鑫、徐恩會等十六人；三年級有陳良輔、朱物華等約卅人；二年級有趙曾珏、繆斌、單基乾等約四十人；一年級有尹國庸、潘世宜等三十人。所有上海原有之土木系全部遷移唐山上課，四年級與我同班者有王元康、趙祖康等十餘人。以上諸人畢業後都先後與我有過交往和聯繫。

機械系四年級課程有機關車設計、機車運用與保養、熱機設計、熱力機工程、通風及暖汽工程以及工廠管理等。其中最吃重者為機關車設計，須在一年內設計一個貨運機車，將各部分計算妥當後，須將全圖及分圖繪齊。其餘各課都係課本生涯，憑記憶而無創造性。另有機廠實驗及電機實驗，做實驗時須熟讀指示方法，按圖裝好，然後開動機器，按時記載數字。做時倒可以馬馬糊糊，做完了事，但到了做報告時即覺這兒不對那兒不對，又須到實驗室重行做完，真是吃時間的工作（Time Consuming job）。所以整天工

作除計算機車設計及繪藍圖底外，即做實驗報告。不勝其忙！偶爾做累了，到校園散步呼吸新鮮空氣，每晨早飯前有早操二十分鐘。教練（即四年級同學）而四年級學生沒有幾個的，實在功課太忙，沒有人有時間或興趣來做早操。而他的這一聲口號確傳聞全校，並彼此學叫以為樂。

當時的名教授在機械科者有唐山轉來之美國楊以琦 E. G. Young 先生。原來唐山機械系主任羅英俊先生未來，上海新主任為美國人狄根生 Dickenson 先生，他兼教熱力機械及工廠管理，並未顯有特別好處。電機系有兩個美國名教授一個叫謝爾屯 Sheldon，一個叫湯姆生 Thomson，皆為電機系學生所崇拜者。中國教員在高級班上課者甚少，教我們的祇有幾位實驗室助教，那是本校畢業的學生。當時交通大學剛成立，校長為葉恭綽先生，各院有院長一人，滬院的院長是誰我就不知道，他是什麼樣子我也毫無印象。大概我們學生祇知道幾位佩服的教員。至於管理方面的院長秘書會計職員與我們學生無關，無事接觸，也就對之陌生。我記得中學時代尚有校長訓話，或者有什麼活動，教職員與學生須開會討論，大家有機會見面。大學裏根本沒有這些事，所以校方與學生間就沒有交換思想的機會（Lack of communication）。無事時倒也平靜無事，有事時就誤會叢生。

上海學生良莠不齊

剛上課時，功課尚不忙，週末常到上海，逛逛南京大馬路的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或到小館中吃吃點心看看電影。下午回校吃晚飯，來去都乘電車。交大滬校之大門在海格路，右邊是虹橋路。虹橋路是我們最仇視的一條路，因為那裏有一個日本學校是日本在中國開課的大本營，常常看見日本學生在這條路走來走去。過了海格路向前走就是善鐘路，那裏有去上海八仙橋的電

車，坐上去風馳電掣不過半小時就到八仙橋，由那兒可去各租界之電影院及吃食店，我最喜歡吃小店裏的洋糖熱藕、冰糖蓮子、酒釀元宵等小吃。吃完了看個電影回校，所花有限，已足夠舒暢精神，放鬆緊張情緒。有些謠言說有些大學生週末在旅館中開房間打牌飲酒，但查無實據。上海這地方什麼花樣都有，有錢的學生們開個房間打個牌並不足驚人的。不過由唐山轉來的學生們就看不慣聽不慣。在唐山時學生們有個「人社」辦了一個「科學的唐山」報，有時對學生不正當行為就加以攻擊。一次有人在這一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攻擊學生到唐山市上賭錢嫖妓。有一位同學就惱羞成怒在西宿舍走廊上高聲大罵，說：「我大爺，有錢；我要賭要嫖，你管得着嗎！」罵得眼鬚髮直口沫四飛，我們「人社」的人祇得忍氣吞聲地聽着。這人是運動員，有錢，北方人，說打就打，說罵就罵，粗野得很，可是生得方面大耳昂藏氣宇不似未可造就者。後來此公並未畢業就中輟了。

上海地方複雜，學生也就良莠不齊。那時大學生都忙得要死，並沒有功夫做異動的工作，中院的學生的花樣甚多。我甚少同他們接洽，但因為後來做了學生會長就須與他們來往。我記得那時有兩個中學生，是同胞弟兄，一個叫高爾松，一個叫高爾柏，年紀輕輕地，可是口齒伶俐，思路清楚，說起話來有條有理，我倒甚為器重，想這些江南人（他們是松江人）真天生聰明，比不了。後來不久他們被軍警逮捕了，還有一個姓侯的，年紀大些，也被捕，並且不久他就被槍斃了。再過些時，茅以新同學告訴我說：「高爾松、爾柏也被槍斃了，他們都受姓侯的拖累，侯是共產黨。」我們當時就深代高家痛惜，這樣溫和誠實的青年竟得如此下場！

學生會中人才濟濟

這一年五四的餘威尚在，各地學生會仍在活

動。當年孫中山先生到廣州為非常大總統，華盛頓會議中國派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伍朝樞為全權代表力爭日本在華勢力之取消，當時王正廷為膠濟督辦。各地學生會多派學生在街上演講華盛頓會議之重要，並主張中國商民捐款贖回膠濟鐵路。余適被選為上海交大學生會會長，曾親自出馬與幾位同學到租界街頭站圓凳上對市民演講，又到復旦聖約翰各大學與其學生會負責人開會商議辦法。在本校又須常常開會對校內同學報告活動情形，每天下午下課後每須出校活動，至夜晚方歸，歸來後尚須趕辦家課如設計繪圖及實驗報告等，晚上忙不完第二天天不亮就起來趕完。辛苦得很，但對於身體方面並沒有什麼顯著的傷害。體重是否增減根本就不理會，偶爾心口痛頭痛，也不過躺一會就好了。

那時候一味的向前趕，一切不顧，自己曾自矢說：「一個人活着沒有學問就等於死！」真有「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鮮矣！」所以就不修邊幅不講飲食，每天穿一件藍布長衫到處跑。學生會開全體大會，我也是一件藍布大褂站在主席臺上指揮一切。可是主席並不能左右會場的意見，會場的意見是被四五個人控制住了，他們事前有準備，臨開會就散在會場各點，一個發表意見就有一個附和，討論時，一個說東，就有兩三個贊成說東，說得頭頭是道，表決時就照樣表決了。

這一天，又有人提議打倒院長，這院長我雖不知其名，但聽說是本校電機系畢業，極有學問，極肯賣力，但對學生很嚴，做教員時常叫學生不及格。打倒的建議提出後就有人附議，討論時都贊成打倒於是表決通過。要我通知院長，並電報通知在北京交通部的校長。結果此公去職，但仍做電機教授，另派了一位張姓的做院長，學生會職員會議時我就告訴各位負責人，我們的大會已為少數人所控制，我們要設法抵抗，要幾位組織起來，每個人找幾個同道到臨時開會時，如果

對方有無理的提議，須依理提出反對理由，接着自己人就同聲附和，那才不會再墮其彀中。這次開會又有人提出打倒姓張的院長，我們的人就依計反對，結果這建議被阻止了。交大一般的同學都是來求學的，而且功課甚忙無暇管閒事，如學生會主席正派，必不會被少數人控制搗亂。我們有了組織，以後學生會開大會時就很少鬧出大亂子來。我畢業了，茅以新接我的手做會長。他也利用一個組織來避免搗亂。

南洋與聖約翰賽球

上海交大學生課外活動最轟動的場面是與聖約翰比足球。這一節目我無力加入，但我的姨兄嚴伯和是此中健將，他是前鋒之一，很得同學的捧場，中鋒是申國權，他是韓國人，身高六呎幾，體重一八〇磅，站在球場上，像板門似的。這一年該在聖約翰大學球場比賽，我們全校出發，有軍樂隊有啦啦隊，耀武揚威，浩浩蕩蕩地向敵校出發。我很慚愧，躲在房裏用功不敢出來。賽完回校，才知道這次沒有得勝，大家發誓下次必報此仇！

學生會另一個活動也是另一個責任，就是請名人演講，那時學術界的名人都集中於北京大學，南方名人就算我們的舊校長唐文治先生及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先生，但唐先生雙目失明，退居無錫休養，李先生也不大接受演講的邀請。其餘要請的人就是工程師。我們請過太古工程師講製糖，怡和工程師講船運，又請過英國鍋爐公司 Babcox and Wilcox 工程師講鍋爐之製造，捷克機車公司 Sleda 工程師講機車之製造。每次聽衆甚多，講完了有許多同學就同演講人個別談話，有許多同學畢業後就到各該公司做事，並到各該國工廠實習，回國後就在各該公司之中國各地分公司做事，有的就升為主管。記得有一位邱君曾經加入英國鍋爐公司做事，後來到格拉斯哥 Glasgow 工廠實習，歸來後就在天津該公司做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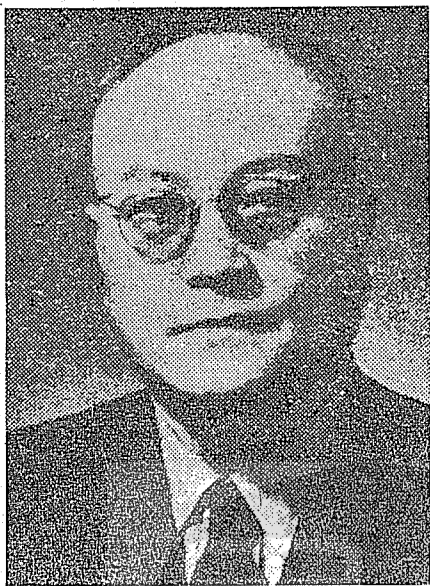
理，那時我剛回國在津浦鐵路天津機廠做事。邱君請幾個同學到他家吃飯，家裏設備豪華，沙發大椅全係皮製，有廚子車夫，生活富麗，而四壁書架藏商務印書館圖書集成等書，整齊清潔而書籤琳瑯，十分悅目。偶爾抽一兩本看看，則全係新印未經過目，有某同學當場揶揄說：「我如果是你，我就將四壁畫成書堆樣子，寫明書籤，不是一樣好看？」足見外國洋行引用中國技術人員，以重金收買其心，使其服貼服務，忘其國民責任。其有政治作用之帝國主義者引用漢奸，更運用同一手段。洋行買辦之造成，蓋循此路線而來也！中國造就人才為別國所利用，做他的事，賺他的錢以糊口以養親育子，猶可說也。其最痛心者在此等人才造成後，幫助外國人賺中國人的錢，吸收中國的民脂民膏，致中國民窮財盡為帝國主義之獨狗；而此等人才反趾高氣昂自鳴得意，以為高人一等，豈不哀哉。教育人才備為帝國主義之爪牙，豈提倡高級教育之原意。

我到上海市學生會開會時，各校代表人數中多弄不清楚。其中接洽最多的有四位代表：復旦大學代表溫崇信、聖約翰大學代表劉耀祖、中西女塾代表陳紀彝、聖瑪利女學代表吳貽芳。溫是專攻社會學的，後來在社會上做了許多社會福利的事業；他在台灣還在政府擔任許多要職。劉是揚州人住在城裏北河下。南河下北河下都是鹽商們聚居之所。他家不是鹽商，他祖父曾在西北省份做過巡撫，卸任後在揚州定居。他曾請我到他家吃過一次茶點。大門朝東，所有轎廳、前廳、後廳、內廳、花廳、庭院一律朝南，故一進大門是一個大天井，然後轉向入廳。家裏房多人少，顯得空空洞洞的。他由聖約翰畢業後我們就失去聯絡。陳紀彝是基督教誠篤信徒一九五〇年我在香港避亂時，她有兩個姪女在香港做餐巾桌布等刺繡生意，適與我們在九龍海邊漆咸道為鄰居。紀彝由台北來探望她們時，我們見過一次面，據

說她在台北為宗教事業忙，同時為蔣夫人之私人秘書云。吳貽芳為教育家，曾為金陵女大校長，一九四五年我在聯合國做事時，她曾為聯合國邀請赴美專家之一，我們在華府見面幾次，國民政府遷台灣時，她沒有離開大陸。

畢業謝師贈送國畫

一九二二年六月底畢業，六月初各教授即催趕功課，機車分圖製成後，忙繪機關車總圖，一切如期完成。同班同學六人每天聚首，今忽將勞燕分飛，不無黯然，我對於機車教授十分愛慕，其人極誠實努力，誨人不倦，我自思我做教員必要做一個像他這樣的教員。茲我畢業離校，他明年期滿回國，我們晤面無期，不無依依，我很想送些東方東西給他以留紀念，但想不出送什麼好。當年先父已在上海鹽業銀行為行長倪遠甫之秘書，我曾到行裏去看他幾次，他有時為行長寫信，似乎忙得很，有時在秘書室桌子上畫山水，中國畫畫得很好。我就告訴他，楊以琦先生待我甚



五十年前交大傑出校友曾任交通部政務次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之徐思曾先生。

好，我要送東西給他做紀念，但想不出什麼來，可不可以請父親畫幾張一呎見方的尺頁山水送他。他老人家沉吟了一會就答應了。六月中旬我再去看他時，他已將十張尺頁畫好，並且精裝裱製成經摺式一大本，非常美觀，上面題跋說明送與楊先生回國留念之理由。我當日就帶回學校親自送與楊氏夫婦，此為金錢所不能買到之紀念品，總算了却一番心願。

同班學友命運各殊

同班學友六人省籍各異，畢業後勢將各奔前程，將來有無機緣碰首或合作一種事業不得而知。同學五年，朝夕相聚，一旦分離不禁惘然。五十年回憶，祇有一人曾同事一年，其餘四人迄未見面。同事者為汪德侃學長，他畢業後，因係杭州人，即到滬杭鐵路實習，逐年升遷為閘口機車房主任，上海北站機務段副段長。抗戰軍興，彼輾轉到雲南昆明滇緬鐵路為機務正工程師，後來我到滇緬為機務處長兼材料處長同事一年，我到美辦事時即相離未見。他風采飄逸，名士派，能詩善畫，夫人亦雅好書畫，先生拉胡琴為一絕，夫人亦善唱青衫。在昆明奉母居市外某廬，兩夫婦時相唱和對奕，仙人抑雅士也。太夫人望孫不得，嘗與先母表示其望孫之切，其餘四人之事業可得知者如下：

馮鳴珂廣東人，畢業後曾先後為江山市政府及新會縣政府技正，廣東木炭汽車製造廠及番禺縣政府技正。廖恩勳曾到粵漢鐵路機務處實習，廣州公用局技正，國民政府參謀團秘書，上海龍華製彈廠工程師，京滬杭路材料處處長，英國鍋爐公司 Babcox and Wilcox Boiler Co. 香港代表等職。王耕奮天津人，在唐山讀書時，我曾到他家去過。吃飯時一大圓桌，擺滿菜肴，大家吃饅頭而不吃飯。時為多冬，外面甚冷，而室中和暖如春，暖氣由夾牆中升入室內，北方有錢人

家生活大抵如此。王本人不甚愛讀書而深喜研究機器之製造，每將一物一件細細拆開，自己問自己「這是如何造的？」根柢淺資質鈍，本比我高一班，降到我班，畢業後不知所終。俞自明江西人，畢業後即回江西服務，未通消息。

同學中有幾個會做特殊事業的，有幾個同我發生過特殊關係的，不可不簡略記述。電機系同班畢業同學徐恩曾先生，在校時行動如處女，態度幽嫻，談吐有分寸，與人處則和善友愛。畢業後做不少事業，中間有一段為中央調查統計局局長與共產黨作殊死戰，為國民除禍害很有成就，旋任交通部政務次長，現任國民大會代表，為交大同學傑出人物之一。又有一電機系下年畢業者繆斌無錫人，據說是一個道士的兒子，事吳稚暉先生甚恭。不知何因緣居然在政界上大大活動，也居然弄得中央委員。又不知有何因緣做了日本間諜，結果被槍斃完事。交大同學之敗類，莫此為甚！

同學中被共黨槍殺者，有一九二七年機械系同學金慶章先生。曾為浙贛鐵路東段機務負責人；日軍佔領時，仍在地下抗戰，共黨得勢後亦未出走。結果與京滬滬杭甬兩路工務負責人包煜文同被共黨用鐵鍊穿結，在杭州第六公園前迫作清掃工作，兩人不能忍受，乃跳湖自殺。冬日湖水不深，未能如願，即被槍殺。同學中之殉國者以金為最慘矣。金為崇明人，篤信好學，我在浙贛為機務處長時，彼為工課課長，勤幹負責，竟如是慘死，無任哀悼。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叢書合訂本請撥電話 7072480